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

2

主 编 章开沅 罗福惠 严昌洪

本卷编者 罗福惠 许小青

出版策划 王建辉 刘道清

常务编辑 李尔钢 王建槐 杨正光

责任编辑 杨正光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本书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

本卷收录有关辛亥革命文章共十八篇。主要内容为有关辛亥革命重要人物的记述，包括两大类，一是当事人所留下的当时电文、书札、日记和讲演稿，二是当时或稍后对于辛亥革命人物的回忆和记述；体裁有日记、信札、电文、回忆录、年谱、传记和墓志铭等。

所选文章的作者范围广，既有清政府官员，也有留学生、革命党人以及新闻记者和日本浪人；文章的写作时间，从最早的1910年到最晚的20世纪30年代不等；所选文章的作者大多为重大事件的亲历者，真实地保存了辛亥革命这一段历史。文章作者的立场不一，或倾向革命，或持中立立场，或反对革命，本文集所选文章不以立场为取舍，以此构成一个全面客观的资料，颇具有文献史料价值。

从版本角度讲，这十八篇文章中不少是为学界所少见，如宋教仁的《与国民党诸公书》首载于日本杂志《支那和日本》，《宋教仁集》未曾收入，樊光的《光复会领袖章炳麟、陶成章合传》、姚文楠的《通敏先生行状》等多篇则直接从档案馆所藏手稿中抄出，佐藤铁治郎的《袁世凯》和川岛浪速的《肃亲王》更是直接从日本复印回的原书进行订正或翻译；有的属于出版时间早、印量少，为学界稀见，如黄尊三的《留学、归国日记》、《赵凤昌、张謇等人信札、电文》；有的文章未经标点，或者行文、印刷有误，本次收入作了进一步整理校勘。所选资料都载明出处及版本情形，详见每篇文章题下的编者按语。

记国父在美	黄芸苏(1)
与国民党诸公书	宋教仁(9)
黄兴与各方往来电文	(10)
赵凤昌、张謇等人信札、电文	(39)
光复会领袖章炳麟、陶成章合传	樊光(118)
于右任先生年谱	台北陕西文献社(128)
且顽七十岁自叙(节录)	李平书(140)
通敏先生行状(节录)	姚文楠(150)
沈缦云先生年谱	沈云荪(156)
无锡沈缦云先生墓志铭	王蕴登(162)
潘月樵先生墓碑	(164)
陆军中将李君英石行述	钮永建(166)
黎元洪年谱(节录)	薛民见(168)
汤化龙行状	汤震龙等(181)
跋章士钊藏黄兴书札	康有为(187)
留学、归国日记	黄尊三(189)
袁世凯	[日]佐藤铁治郎(273)
肃亲王	[日]川岛浪速(366)

记国父在美

黄芸苏

黄芸苏为广东台山人，约在 1909 年前赴美留学，参加在旧金山创办之同盟会分机关报《少年中国晨报》的新闻编辑工作。1909 年冬孙中山赴美筹款时曾陪同协助。本次选录黄芸苏本人的《记国父在美》和倪持九的《悼黄芸苏先生》，可供了解孙、黄二人在美国从事革命活动的若干细节。两文均据 1974 年在美国出版的《黄芸苏先生纪念集》。但黄文把孙中山此次赴美筹款记为 1911 年“广州三月廿九之役”之后；倪文说黄芸苏 1907 年就在美国，皆属时间有误。——编者

华人在美的革命排满运动，当以致公堂为首。可以说，其历史直与旅美华侨历史同样悠远，然其开宗明义虽曰反清复明，然按其实际，不过是一个社会普通的组织，甚少政治气味，更无所谓革命运动。然其团体之势力，在当时侨社中无与伦比，其在三藩市之总堂，尤为全美之冠。

国父经好多次革命失败后，于一九〇四年，来美之第二次，以此庞然大物之团体之可以因势而利导之也，于是为其撰拟一套簇新而时代化之章程，又为其团体已有之《大同报》，荐革命党人刘成禺主持笔政，大发革命排满之论。国父是时已为堂友，堂中人尊之孙大哥。

时康有为、梁启超在旅美华侨中，声名盛极一时，对革命阻力至大。国父乃偕同堂中领袖黄三德遍游全美各地，宣传革命排满之义，是为国父在为实际革命工作之第一次。为致公堂起草章程之事，曾亲口对我说过：

筹募工作，国父原拟独自担任。旋以美国土辽阔，华人聚居之处至多，因划分全境为南北两路，公选黄芸苏、赵昱、张藹蘊三同志协助国父进行。计北路二十八省，由国父任之，而以黄芸苏为之助；南路二十省由张、赵两同志任之。工作名为游埠演说。

当时远程交通工具只有火车，两路车票如果连接起来，可长于一匹布。布置已定，两路同时出发，而期会于纽约。我既为国父助手，走北路的，兹谨将我所知道的点滴简写出来，以备交卷。

出发之日，我早就忘记，惟先到之埠，为柯利近省之砵仑埠。是夕有位侨胞请看影戏，

国父原不喜看影戏,但不便推却,因共往焉。事情巧得很,刚就座尚未坐下,忽见银幕上白山钟前后摆动,是时虽系默片,动而无声,我人得此征兆,高兴极了。国父因言,不看影戏已三年于兹云,我因看此戏始知此夕系美国国庆之前夕,而出发之日当系六月底七月初也。

那时革命形势是怎样?新军之役失败后,继以广州三月廿九之役,扶伤裹创未已,又频频计议再起。须知三军未动,粮饷先行,革命党人失败后,虽在香港不敢露头面,何况筹饷?国父固曾一度为港官厅所驱逐矣,而美国号黄金国,且称自由之邦,于是饷糈之筹集,专为国父是赖,如身份同是泗上亭长的沛公职务,要兼关中馈饷的萧何。积多年之经验,感零星小款之无济大计,揭竿伏莽式的起事之不易有成,国父此来,遂建议组筹饷局。

依其计划组筹饷局之先,非使新旧两个革命机关并力以赴不可,于是提出致公堂与同盟会合并之议。在致公堂方面,如何得其同意,不得而知;在同盟会方面,则是一个极难解决的问题。因是时同盟分子均读书明理,识大体,有宗旨的青年,回看致公堂分子,多系思想陈旧,习于故常,而有暮气的人,强此两种各走极端的分子共循一互让,而近于中庸之道,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是以同盟会为此事召集会议三四次之多,国父每次均列席会议,延至夜分而不决。

休仑欢迎国父甚热烈。到埠之次日,专租一戏院开演讲会,听众挤满,座为之塞。国父高兴极了,开拳开马,越讲越起劲。久之,听众渐渐散去,只余不足二十人,我在讲台低语云,可以止矣。国父反高声扬言曰,但有一二人真正听我讲,我就心满意足,何况不止此数,仍继续讲下去。向北行又折而南行时,在路上接黄克强同志来电,如不得款,以图再起,当行个人主义云。国父大惊,语我云:“克强文武全才,满清官吏那一个值得与之搏命?”个人主义者,暗杀之谓也,国父对于暗杀,在国内不甚赞同,在国外极端反对。

行经黄石公园之边缘,我满心以为得有机缘偿我宿愿,因早年读梁启超之《新大陆游记》,于黄石公园之描写,刻划甚深,便心焉向往。岂知我请求之语未毕,(国父)即将我的游兴打断,并云中国此等景物多得很,革命成功后,你怕没得看?

每到一埠,最要紧的是能集合侨胞听讲。小城市侨胞人数不多,而大多数以赌为生。聚赌之时多在晚上,而我们开演讲会亦多在晚上,是以想侨众来听演讲,非先说其全体停赌不可,此等打先锋工作由我任之。

侨美四邑人多,同声同气,易于商量,但亦有时事不易办。我记得到了一个小市镇,叫做“片市顿”,侨居既寥寥可数,侨胞或不过百,我费尽许多唇舌,都无人响应。后来遇到一位姓伍字柳溪其人,却乐于为我效劳。言谈之下,始悉我曾做过一个对会阅卷人,而列其联于第五者,将事办通,国父不至觉得难过。及到了会场,始悉此地系前致公堂堂址,而为保皇会所占据者。地方本小,而四壁满挂康、梁楹联条幅,讲台上横额有康有为写的“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九个逾尺大字。国父破口大骂无耻之徒、认贼作父不休。不久听众相继遁去,不欢而散。在此等情形之下,实有惟口兴戎的危险,而国父殊不理睬。到了甸化,西报有四川铁路风潮之讯,日过一日而事情颇有逐渐扩大模样,国父遂别我而赴纽约,谓做些国民外交工作,濒行嘱我仍循原定路线完成二十八省行程。

芝加哥系国父屡经之地,每次都有停留,加盟入会者大不乏人。故在美中做党工作,

并不困难。我个人独到此地之时,即与当地同志组织一飞机公司,不一日便集得股金二万余元。最难得者有位侨商汤信,先前曾为宪政党,出财出力,牺牲至大,至是对我人发起之飞机公司,乃先做股二百元以为之倡。可见是时时势之转移、人心趋向之一斑。

国父在葛仑曾有过短期的居留。据当地父老言,他去后留下床帐衣物等件,存于国民党分部内,后因葛仑大火,遗物并付一炬,殊为可惜。

国父最初到沙加缅度(华侨称为“二埠”)的时间,大概也在一九一一年夏间。他到埠时在致公堂演说,鼓吹革命,嘱同志们购自由钟两具,一以赠致公堂,一以赠街坊。在“二埠”居留数天,日间常往来于老街六百十一号瑞升衣服店,与同志们会商革命进行;并指导制就党旗,以备将来应用。现在国民党沙加缅度分部尚保存着他手制青天白日旗一面,这是一件极不易得的珍贵纪念物。

国父到罗省的时候,据冯自由著《华侨革命开国史》所说,是在一九〇九年(己酉)冬间,于役美西途中在罗省下车,访美国军事学家堪马利 Hormerey 于其村居。但据黄伯耀撰《少年中国晨报》创刊之回忆称,则他既设立同盟会于三藩市,不久即赴罗省埠访美国军事家荷马李将军。两说时间虽略有先后,而事实则一,今并存之。

至于赴乐居 Locke、California、斐士那、士得顿等埠,其时间则在一九一一年夏间,其任务也是鼓吹革命、筹款、征收党员及组织分部。因为乐居、斐士那、士得顿等埠,当时都是华侨和同志集中的地方。

国父于一九〇四年(甲辰)春,为联络洪门会友、鼓吹洪门注册事,曾周历美国东、南、西各地,那时也应到过芝加哥,但其活动情况如何,刻已无纪录可查。若再远溯至一八九六年他初次横过美洲大陆时,究竟有无到过芝加哥,那更茫然了。迨至一九〇九年十月初八日,他由纽约到芝加哥,时有耶稣教牧师萧雨滋父子预约同志多人到车站迎接,并开欢迎宴于聚英楼。他即席演讲革命真理及其趋势,听者莫不动容。同时决定设立同盟分会,先后加盟者数十人,即以梅寿同志所设之泰和店为通讯地点。

附:

悼黄芸苏先生

倪持九

第一批公费生留美

黄芸苏先生字魂苏,为国父当年因先生之姓氏及激励其革命志节而赠与的别号。广

东台山人,为黄氏江夏堂台山望族,世代书香。因此先生在少年时代便已淹贯群书,博通经史,尤对诗词最为热爱,每有章句,辄足传诵。稍长,以愤慈禧太后的专权,清廷政治的腐败,毅然有远游海外,澄清宇内的大志。民元前四年,考进两广总督岑春煊奏办的两广游学预备科馆,肄业一年,该馆停办,经广东提学使考试,自费留学美国。尚未成行,清政府又举办公费留学考选,先生经被选为第一批公费留学生赴美。当时派遣的公费留学生共十一人,除先生外,宋子文、任鸿隽、刘鞠可、杨铨诸先生均在其内。从此开始他一生的新命运,得以与国父云龙契合,为本党的创立,贡献他一生的心力。

建立美洲革命基地

这时候,国内局势风雨飘摇,外患频仍。先生在美蒿目时艰,乃与留美志士计议从事兴复故国。时国父以在广州起事失败,赴檀香山集合同志,谋推广兴中会组织,再图大举。但因保皇党在檀岛势力嚣张,国父居檀数月,筹款无着,乃转而东渡美洲大陆。国父先后六次赴美,一八九六年及一九〇四年两次,除鼓吹革命外,由于美国华侨受保皇党的影响,对国父革命主张心存观望,故革命组织未能开展。是时,芸苏先生在旧金山,独对国父主张大为倾服,于是联络有志青年温雄飞、黄杰亭、黄伯耀、许炯藜等,共同组织少年学社,暂借黄伯耀在泼士茂花园角横街所经营的永生殡仪馆为社址,由先生任社长,创办《少年周报》(即《少年中国晨报》的前身)作为宣传革命的机关报。时为一九〇七年,国父已于两年前组成同盟会于东京,至是为发展美洲组织,乃派在祖国读书的美国土生华侨李是男赴美联络。李氏遂在旧金山与芸苏先生的少年学社取得联系,在美东奠定了革命基础。

在殡仪馆创同盟会

一九〇九年夏秋之间,国父由欧洲再赴美东,于农历十二月廿六日抵达旧金山,为广东新军起义募款,与芸苏先生一见如故,引为同志。更对于芸苏先生主持的少年学社和《少年周报》大加赞许。当时在金山筹款工作仍感困难。新军的用费,经香港胡汉民先生电请汇寄港币五万元,但国父奔走筹募的结果,只筹得数十元。而元旦下午接香港电,报告新军起义失败,倪映典战死,国父震悼异常。鉴于在美筹饷的困难,益觉有成立革命团体的必要。于是乃与芸苏先生计议,将少年学社改组为公开的同盟会,仍以永生殡仪馆为会所,盖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义。一九一〇年正月十八日,同盟会在旧金山宣告成立,第一次共盟典礼于夜间借用乾尼街广东银行二楼西医纪文诊病室秘密行之。国父亲自为主盟人,芸苏先生等少年学社同志均正式加盟。

《少年中国晨报》诞生

同盟会成立之后,同志日渐增加。国父又以《少年周报》七天才出版一次,未免为时过久,对革命宣传工作微嫌不够,乃亲自领导芸苏先生与李是男、黄伯耀诸先生,共同设法办日报,俾能确实成为党的言论机关。经过一番筹划,于是排除万难,组织股份公司,每股一元,凡加入同盟会者,最少须认一股。决定于《少年周报》出版满一年后,停刊改为日报。不久,陆续募得股款三千余元,于是遂在企李街租赁了一所房子,创立“少年中国晨报书庄”兼印务公司。又经过许多困难,不付费用先装机器,纸张亦与供应纸店洽妥,按月清算结账,不须现款购买。一切就绪,《少年中国晨报》乃于一九一〇年七月十六日正式发刊。当时经股东会议选举的职员,是依其资力或专长而分别其职务的。黄伯耀因经营永生殡仪馆,因此被选为总理兼营业部经理。李梓青为司库,黄超五为总编辑,李是男为副刊及新闻编辑,黄伯耀兼任翻译。芸苏先生及崔通约、伍平一、张蔼蕴先生等以文字雄伟而有力,遂担任主笔,负起为革命而大声疾呼的笔政。从此美洲华侨的革命情绪和救国热潮,遂因之而高涨。

《少年中国晨报》的职员阵容虽如上述,而该报正式的创刊人却为国父、芸苏先生和黄超五、崔通约、李是男、黄伯耀、李梓青、黄经申和李旺等九位先生。其他八位党国元老,早已先后作古,芸苏先生以硕果仅存之本党耆宿,又告凋谢。如今《少年中国晨报》业经屹立六十四年,历尽沧桑,又在《中央日报》同仁和侨胞的辛苦经营中继续成长壮大,实不胜今昔之感。曾忆国父百年诞辰纪念会时,芸苏先生以名誉筹备委员返国参与盛典,其时《少年中国晨报》已欲振乏力,该报乃派代表陈立人先生随芸苏先生返国,向中央请求济助支持,遂促成了由《中央日报》接办之议。芸苏先生对此一党报嚆矢,确已尽了他毕生的心力。

如椽大笔力助英雄

芸苏先生任《少年中国晨报》主笔后,凭其卓越的才华与如椽的大笔,在美藉此一席之地,与保皇党展开宣传战,并加强革命意识的灌输工作。芸苏先生在他所著《少年中国晨报五十周年纪念杂忆》一文中曾谦虚的说:“《少年中国晨报》以崭新的姿态出而面世,一纸风行,颇占华侨言论的上风。那时我们编辑部的同仁,不见得有什么了不得的才华,能惊世骇俗;只是各人皆肯自爱,出言有则,立论不苟。其所以能如此者,以有党义为骨干的关系。主张本乎党义,故理直而气壮;言辞发自党义,故力大而声宏。而党义传授自何人?就是领导我们的孙中山先生。”

芸苏先生在《少年中国晨报》主持笔政时,认当时满清政府与保皇党对革命党打击最大的宣传,莫如:(1)宣布预备立宪;(2)指革命党为乱党,党人为贼;(3)以“革命足召瓜分

之祸”为题,危言耸听,企图给我们革命党以致命伤。芸苏先生对此三项打击,一一予以有力的反击,他当时每天论说的重点是:(1)揭穿清政府预备立宪的骗局;(2)以清政府诬革命党与国父之语,予以同样反击;并指与清政府沆瀣一气或为虎作倀之辈,乃至甘心作其顺民者为“认贼作父”; (3)以“革命决不召致瓜分”为题,对中外现势剖析明白,作决定性胜利的论战。芸苏先生说:“到头来少年报果然把美洲华侨社会的风气转移了,发刊甫及周年,中山先生复来美时,已‘到处逢迎有主人’,曩昔天地茫茫厕身无所的落魄英雄,所至皆为座上客了!”由此数语,可见芸苏先生一手创造的此一报纸,对于国父在美从事革命工作的助力,是何等的宏大。

周游美国奔走筹款

一九一一年辛亥三月,国父最后一次到美,由纽约至加拿大,再度入美,历美东、美西而至旧金山。国父此来是为革命军筹饷,联络洪门致公堂,在《少年中国晨报》社成立“中华革命军筹饷局”。未几,黄花岗起义失败,国父遂又与洪门致公堂合组“洪门筹饷局”,以为黄花岗一役卷土重来之计。手订筹饷缘起及章程和约章若干款,以资遵守。因对外关系,称为“国民救济局”。局中职员于致公堂及同盟会二团体中选用之。并于接到黄花岗失败电讯后,为加强同盟会组织,即下条谕委芸苏先生为同盟会美洲支部长,总揽美洲党务工作,并为筹饷局主要负责人。设办事处于士坡福街三十八号致公堂二楼,开始扩大筹募。是年六月国父与芸苏先生、张藹蕴、赵昱等四人,为众推举,赴美国南北各埠演说募款,旋即分途离旧金山出发。国父与先生为一路,张、赵两先生为一路。先生随国父自旧金山出发,自北而东,遍历美国二十八州,行至旬化城时,闻国内四川铁路风潮爆发,国父即意料局势将有重大发展,到了倾士城,便径赴纽约市,而以未了筹饷行程,交由芸苏先生独自前往。约定分手后,先生仍循原定路线筹款,与国父在纽约会合。

芸苏先生曾对笔者说一小故事,是国父和他认为是革命成功的一个预兆。当他随国父奔走美国二十八州筹款时,道经加州的小镇砵仑,稍作休息,同赴一戏院看电影,两人入院刚刚坐定,立刻听到戏院为了纪念美国独立而放出的自由钟声。这项巧合,国父立刻感到意外的喜悦,告诉先生这是我们革命成功的朕兆。当夜两人欢欣备至,果然不久,武昌起义成功,民国于焉建立。这一个吉兆,后来每为国父和先生津津乐道。

游美中途欣闻首义

关于辛亥首义,武昌光复之时,国父到底在何处首先获得消息,芸苏先生的说法与国父的记述稍有不同。国父在《孙文学说》第八章中,说到武昌起义之次夕,他正行至哥罗拉多州之典华城,十余日前,曾接到黄克强先生武昌有事请款的电报,因行李已先运至典华,而密电本在行李中,无法取译。抵埠后译出,因无款踌躇而未复,次日中午到饭堂用膳时,

即见报得知“武昌为革命党占领”之消息。遂起程赴纽约,决定经英返国。芸苏先生的记忆,则谓他们两人分手之后,再度会于纽约,与国父同寓于纽约市西二十五街十八号——二十号之阿灵顿旅馆,得悉武昌光复之佳音,两人欣喜若狂。两种说法,现已不易考证。揆其出入原因,大概都无错误。可能国父在典华城阅报所得,系简单的非正式消息,而武昌光复,各省响应的正式电讯,系得之于到达纽约之后。至于国父最后到达纽约居住的地址,《少年中国晨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中“国父在美事略”一文中,曾经列为“尚待考查”的疑案,本文附带将芸苏先生亲口的说明,贡献给党史会和《少年中国晨报》社诸先生参考。

襄助国父筹划讨袁

芸苏先生在民国成立后,即由美返国,随国父效力。历任临时大总统特派广东宣慰委员,调解陈炯明与民军统领的争端。其后又任大本营(在农林试验场时代)秘书、广东省教育委员会政务委员兼非常大总统府(观音山时代)秘书、大元帅府(士敏土厂时代)秘书、广州市财政局长、复任大元帅府秘书,在开国初期贡献了极大的勋绩。国父辞让临时大总统后,芸苏先生奉国父命返美继续学业。于佐治华盛顿大学毕业,复于民国七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芸苏先生在美续学期间,袁氏帝制自为,二次革命失败。国民党被解散,宋教仁被暗杀,国父一时在国内无法立足,于是东渡日本,彷徨焦思,遂一再与芸苏先生往来函商,思从美洲重整革命大业。芸苏先生于是在美又发动华侨募款,协助国父在日本重组中华革命党,并约同在美同志,一致参加讨袁义举,并且特与国父函件,多方慰勉,兼示对党忠贞不二之意。

芸苏先生珍藏国父复函墨宝一通,爱如拱璧。此函为讨袁的决策性文件,尚未经公布,笔者存有影本,除将呈献中央党史会珍藏外,兹录原文如下,以飨读者。原函云:

“魂苏兄鉴:来示敬悉。此次之举,一败涂地,想亦出兄意料之外也。自袁杀宋教仁君之后,弟始决心不助袁;然此次军事,弟尚未身与其列也。追其失败之原因,乃吾党分子太杂,权利心太重;互相利用,互相倾轧。推其究竟,若能倒袁,亦不免互有战争。有此一败,为吾党一大淘汰,亦不幸中之幸也。此后混杂分子及卑劣分子已尽去矣,所存仅少数之纯净分子,一可胜万也。弟今从新再做,合集此纯净分子,组织纯净之革命党,以为再举之图,务期达到吾党之纯粹革命目的,即民权、民生主义是也。美洲同志尚有志于此者有何几人?请兄一一查悉,详以告我。此后择人不求其多,只求矢志实行之人,能牺牲身命自由权利,而为国家生民造福者,乃能入选。兄能先献身作则否?如其有意,弟当寄规约前来,以便施行也。此复。即候大安不一。各同志乞代问好。弟孙文谨复。十月二十三日。

“再前年之革命,武昌一起,各省响应,其成功多不在吾党。故弟亦不过因依其间。而吾党之三民主义,只达其一,其余两主义,未能施行。初以人民程度未及,只得听其渐进,从天然之进化而达之。乃不期袁氏自私自利,将有恢复帝制之行,以兵力南压,各省迫而抗之,故有此次之战争。吾党虽全然失败,然有此抵抗之事实,能使袁氏不敢公然称帝,虽败犹胜也。盖战争之目的(抗袁氏之帝制)已达,故弟对此次之败,甚存乐观也。”

这一个宝贵的文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第一,国父函中云“自袁杀宋教仁君后,弟始决心不助袁”这两句话,将国父肺腑之情,完全表露无遗。可以一扫往昔有人所谓国父让位,像出于不得已的谬论。由此证明国父的人格与胸襟,可以对天日而质鬼神。第二,国父函中论及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皆为当时事实的写真,今日读之,更有莫大的警惕和感触,具有极大的教育意义。第三,原函附页分析讨袁之战虽败犹胜的道理,真所谓庄敬自强,处变不惊,使人发生不忧不惧的豪气,可为革命心法。芸苏先生保存国父文件尚多,但此一函件,为先生所不忍遽离者。

芸苏先生在美发动同志声援讨袁之役,颇著绩效,尤以为了讨袁,除主持《少年中国晨报》外,又在纽约创办了《民气日报》,声讨帝制。在组织工作上,又奉命整理檀香山、墨西哥各地的党务,以及檀香山《中华公报》,并迭次奉国父命由美赴香港宣慰港澳同志。在军事工作上,曾在美国专司筹募购买飞机巨额经费。凡此种种,《国父全集》中与先生来往的函件文电,都有详细记载,尤以国父致《少年中国晨报》速汇飞机款的电报最多,可以看出先生主持的《少年中国晨报》所负的任务,是何等的重大。

与国民党诸公书

宋教仁

宋教仁《与国民党诸公书》见于日本杂志《支那和日本》1913年第三号，是宋教仁于本年3月20日被刺之前对政局和时事表示观感的重要文献，但《宋教仁集》未曾收入。——编者

北京国民党诸兄先生均鉴：屡接函电，敬悉一是。本党气象日昌，遥想诸公运筹而纲维之者至详且善，极为祝贺。弟还湘以来，无善可告。前月抵长沙，与诸兄晤商，湘中选举，大约皆可如所豫定，不至失败，堪以告慰。昨日始抵汉上，因克强赴沪，尚欲一往与商一切，然后当赴东京，以医宿痾耳。吾党形势，以此次选举观之，大约尚佳。惟可虑者，即将来与袁总统之关系耳。袁总统雄才大略，为国之心亦忠，惟全赖之以任建设事业，恐尚不足，此必吾党早已认定，故主政党内阁。近闻颇有主张不要内阁者，此最危险之事也。又以袁氏之经验观之，如大借款，如库伦事件，现象何如，此二事皆是亡吾国者，而袁氏一年以来不能了之（且无人掣肘），且使更坏其事。是皆使吾人不能全信袁氏可任建设新国事业之证据。若复不要内阁，则不知将何以对彼等自家之良心也。尚望诸公力争上游为幸。宪法一事，现在形势如何？鄙意宜豫备一草案（将来国会起草即可用此），不知诸公尊意如何？大借款事，条件吃亏不少，乃仅可支用至今年七八月，又去一大宗抵当品之盐，今年七八月以后，不知再欲借款否？不知条件吃亏，又当如何？不知又将何物抵当？政府只顾自家目前，不顾正式政府以后之计。此种借款，鄙意不如径反对之，免其任意挥霍，且可使将来正式政府可借真正整理财政之外债，亦不知尊意以为何如也？《民国报》事，闻办事者颇有意见，如果不妥，请即辞退姚君，别觅妥人。至报馆之存废，则请开主任干事会公决。弟前因主张必办，此刻亦无成见矣。弟勾留数日即东下，如有赐复，请寄沪上为盼。草草不具。敬候大安。弟宋教仁。二月一日夜。

黄兴与各方往来电文

(1916年5—10月)

此件据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薛君度教授所赠当时电稿手抄本复印件。其中黄兴所发出的电文,已有薛君度、毛注青编,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之《黄兴未刊电稿》。此次重编时保留了其他人致黄兴及其他人之间的电文,可使当时有关事件更为清楚。——编者

1 黄兴致肇庆军务院电

隐、印、崧、诏、鬯、行诸兄鉴:正寄函间,适接驾电,敬悉一切。护国军能入湘赣甚好。行严何日东渡?望速启行,先电示。兴。径。

2 孙中山五月二十一日致黄兴电

承电存问甚感。英士被袁探戕害,捕凶数人。前日正代电请兄来数日密谈,适有此变,来宜缓。文决赴鲁。前,文急需武器,在东时曾与参(谋)^①部商及,已有眉目,青木亦赞助。但文既离东,不能向参部、外(务)省直接达意。盼兄代述。如有障碍请临机破除,事当有成。现大局浑沌,袁尚有余力肆应,我辈当善自觉悟。余函详。文。

^① 括号内简短补充、说明文字为编者所加,下同。——编者

3 黄兴致孙中山电

电悉。械事请亲电参部,并要青木再电商当局,以便此间易于交涉。兴。养。

4 黄兴致陕西陈都督等电

上海法租界《中华新报》转陕西陈都督暨各司令各长官鉴:公等率三秦子弟仗义讨贼,西北民意从此获伸,军威所至,使负隅穷寇益增震栗。望与各省护国军互相策应,速除袁逆以定大局。忻忭之余,特驰电奉祝。前专员致陈都督函,计不久达览。黄兴,有。二十五日发。

5 殷汝骊、黄郛、葛敬恩六月八日自沪致黄兴电

鱼电计达。小垣兄来,唔商一切。袁死,据各方面情报如次:昨日唐宅会议,据谷、范等电军务院电曰,会议结果定有四项:廓清北京逆党,使黎得自由行使职权;组织暂时内阁;速召集国会,请护国军入京保护;先由唐、梁等私人名义派员至京察看情形,俟有端倪再行请示遵办云云。钮致军务院电曰:军事应积极进行,浙攻皖已出师,海军约一周可集沪云云。国会议员宣言曰:袁逆叛国,依据国法,黎副总统应继任为大总统,业经通告全国。今袁逆既伏天诛,黎大总统当然继任,如有破坏国法,妄逞异议者,当与国人共殛之云云。郭同面奉黎(总)统内命电孙洪伊等曰:新(总)统今朝就任,北京秩序如常。惟袁遗言系根据新约法,内阁员亦迁就附和。黎虽反对,然无立法机关,不易恢复根本大法。在京同志甚少,盼诸君即日来京赞助一切,留少数有力者于沪以便联络。并请转告唐、谷诸君云云。又汤化龙定于日内进京,附闻。当兹时局纠纷,关系复杂,各方主张不能一致,前路茫茫,不知所届。务望先生鼎力主持,裨益大局,尊见希电示。浙款械事仍恳竭力援助。骊、郛、恩叩,齐。

6 复军务院电

巧电谨悉。款事不成,实日当局意存观望。我公拒绝,所见甚远,钦佩良深。时事多艰,尚望勿萌退志,民国幸甚。黄兴。号。

7 黄兴复黎大总统电

奉读寒、洽两电,知采及刍言,并承奖饰逾量,慚悚殊深。国家多难,事变恒出意外,凡我国人,皆宜凛切冰渊,开诚示心,亟图挽救。更始之时,尤应当机立断,勿示民以疑。恢复旧约法,召集旧国会,按诸法理及此次起义之民意,知矢赴的,如水归壑,万无反理。乃商榷旬余,迁延未决,事机一去,险象环生,神州必陷于万劫不复。人即不爱国,谁无子孙庐墓之思?恐终沦胥以亡耳。公以盛德民望,继任公职,中外瞻仰,凡百建设鸿猷,当以此两事为最切。务望排除莠言,迅速解决,以适法之命令,废去袁氏伪造约法,则吾民国真正之约法,当然存在,实无以命令变更法律之嫌,恳立即施行以救危局。至国家一切根本大计及善后办法,均系存亡,稍有一得,亦必竭诚输献,仰酬明问。嘱派代表,已电请李书城君由沪赴京面承指示。黄兴。号。

8 张孝准、彭允彝、陆鸿逵致陈护芳电

汤去曾代,甚善。崑涛、炎午两兄,任事待友极有肝胆。此次克公派崑兄回国,奔走尤劳。闻赵、刘两兄刻尚无兵柄,乞兄向凤兄力为陈说,与以相当之兵,俾得与诸兄一致进行,无任盼切。乞电复。准、彝、逵。

9 黄兴、谭延闿致长沙陆都督电

欣闻督湘,军民共庆。我公再造民国,功业彪炳。愿宏伟略,福我湘人,不胜欢忭。谭延闿、黄兴。蒸。

10 黄兴、谭延闿致长沙曾凤冈等电

敬电敬悉。风公代督，军民晏然，诸公维持，以福桑梓，甚为感佩。陆公署督，知表同情。善后万端，尚劳擘画。闿、兴未能即归赞助，实歉于怀，还希鉴谅。谭延闿、黄兴。

11 黄兴、谭延闿致长沙曾凤冈电

新密。中央任命陈宦带两旅督湘，现虽设法助[阻]止，闻北兵在湘尚多，陈来必有勾串。湘军力薄，宜借助桂军以壮声威。惟有暂戴陆督，留桂军绝对拒陈。大局所关，请一致主张为要。湘中近情望示。闿、兴。蒸。

12 谭延闿、黄兴致长沙赵炎午转程颂云

阳密。中央任命陈宦带两旅督湘，现虽设法阻止，闻铸新未去，北兵在常、岳两处者尚多，必有勾串。湘军力薄，宜借桂军以壮声威，惟有暂戴陆督，留桂军绝对拒陈。大局所关，请一致主张，已以此意另电风冈兄矣。此次兄率劲旅，越山逾险，为桑梓肃清余孽，贤劳何如，南望旌旗，不胜翹企。闿、兴。

13 谭延闿、黄兴致曾凤冈、程颂云电

省垣秩序赖公等维持，安堵如恒，实深佩慰。惟报载旅湘鄂籍商民多被株连，惊惶异常，想系谣传。请加意调和，免启恶感。闿、兴。盐。

14 谭延闿、黄兴致刘艮生、龙研先电

二公众望所归，此次应人民之请，分治湘事，维持秩序，深为庆幸。顷见报载旅湘鄂籍